

回民之母

陈 静 波



回 民 之 母

陈静波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2·长春

內 容 簡 介

本书描述了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长馬本斋之母馬老太太的革命斗争事迹。

馬老太太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回族母亲，为人誠朴，乐善好施，很受人們尊敬。日寇入侵后，她帶領辛庄群众，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活动。其子馬本斋帶領的回民支队，是党领导下的冀中区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屡屡重创日寇。日寇在軍事上对回民支队毫无办法，便逮捕了馬老太太，企图从政治上瓦解回民支队。敌人的詭計 失败了。馬老太太被捕后，在敌人的威逼利誘面前，坚貞不屈。最后，在絕食斗争中，凜然殉国。

回 民 之 母

陈静波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統一书号：10091·447

印张：3 1/2 插頁：6頁 字数：76千字

印数：10,001—25,000册

1962年2月第一版

1962年7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定价：(5)三角八分

目 次

一	东辛莊的善人.....	(1)
二	向洪水搏斗.....	(8)
三	仗義痛斥“遭殃軍”.....	(13)
四	助予組織游击队.....	(23)
五	劝予投靠共产党.....	(36)
六	一双軍鞋.....	(44)
七	一个青年的新生.....	(47)
八	鬼子燒不了抗日的心.....	(51)
九	敌人定毒計.....	(60)
十	挺身救乡亲.....	(66)
十一	大堂斗敌寇.....	(81)
十二	痛斥卖国賊.....	(90)
十三	消息傳到同民支队.....	(96)
十四	感召了同奸.....	(100)
十五	殉国河間城.....	(109)
	后記.....	

一 东辛庄的善人

河北省献县东辛庄（现在改称河北省献县本斋回族自治区），是河北省較大的一个回民聚居的村子。全村五百六十多戶人家，除村东头和东南角上有二三十戶汉族外，都是回族。这个村的土地数量較少，土质較劣，村南村北大部分是洼地，常年积水，形成一大片葦塘。而且整个南洼和其它許多大片土地都是碱地，碱地不拿苗，沒有收成。在辛庄东面和南面五里左右有一条子牙河流过。每当夏季大雨滂沱，河水泛滥的时候，村周围是一片汪洋。河間到献县的大路从辛庄当中穿过。抗战前，几十年的軍閥混战，这一带常是战場。每次战争的破坏，辛庄都无法躲过。这些天灾人祸，使辛庄絕大多数的回族和汉族世代过着飢寒交迫的生活。无论是种地的、推小車的或挑八股繩的（挑担子的小商贩），都是家无隔宿之粮，吃了上頓沒下頓。不少人家，夏天換不上单衣，冬天买不起一张窗戶紙，穿不上棉褲。一家几口人盖一床破棉被。还有些人家，地无一壠，房无一間，依靠跑門度日。他們終日手提着破籃子，沿門串，挨戶討，过年也吃不上一頓合家欢乐飯，只能吃从別人家討来的煎餅和油香——回民吃的一种油炸面餅。

千百年来，辛庄的人民沒有向生活屈服。在遭到天灾年份，有的人下关东，有的人跑口外，去卖力謀生。在遇上軍閥混战年份，有的人从軍远走；有的人拿起土炮、土枪，結成伙伴，向散兵游勇、土匪、流氓作斗争，保卫家乡。

辛庄东头，住着一位馬老太太，人們也尊称她馬母。她娘家姓白，乳名大官，人們都亲暱的称她大官姑。1941年她已經六十八岁了，可是那高高的身子还很健壮，头发仍然烏黑发光，只是鬢角有少許白发。她的性格直爽，乐于助人；心直口快，但背后从不說人閑話。她敢于承認自己錯处，就是在儿子和媳妇的面前也不隱瞞。

馬母姐妹四人，她排行老大，因为母亲早丧，父亲又常不在家，家里的一切事务，就不得不由她来料理，所以她又很善于料理家务。

馬母的丈夫馬連城，从小就是个爱干活的人；长大之后，靠挑柴打草、推粮推煤养家。在他三十岁那年，去到口外，跟一个馬販子干了三十年活。終年风里来雨里去的，才不过掙五十块銀元，拿到家里还还債，就剩不下啥了。这样到他六十岁的时候，干不动活了，才不得不回家来。

馬母嫁到馬家后，馬連城常年在外，因此，家务担子都落在馬母一人肩上。馬家本不富裕，經常靠借錢来維持一家老小生活，馬母对此，并沒屈服。二三十年以来，馬母既要上顧婆婆和奶奶婆婆，又要照看两个小叔一个小姑，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小姑嫁后不久，就死了丈夫，生活无法維持，馬母便省吃俭用，甚至摘借来供給小姑，真是年供柴，月供米。馬母出嫁不久，父亲就死去了，而今又不得不把繼母接

来奉养……馬母这些賢惠行为，博得邻居乡里人人称赞，都夸她是个好媳妇。

馬母的大儿子馬守朋，是一个从小就参加劳动的庄稼汉。他为人忠厚，因为积极参加抗日，而被日本鬼子杀害了。

二儿子馬本斋，比哥哥小八岁，1941年是四十岁。他十六岁就去张家口謀生，后到东北参加了东北軍，当过几年軍官。因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知心朋友抓去枪毙了，他一怒之下，回家务农，立志不给国民党干事。抗日战争后，他組織起游击队打鬼子，后来加入八路軍，任回民支队司令員。于1944年牺牲。

三儿子馬进坡，1941年当时是三十二岁。他在抗日战争前受过共产党员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兄本斋参加八路軍，在回民支队任大队长。他作战勇敢，负伤数次，被敌人打瞎一只眼，現仍健在，为党工作。

馬母經常教导儿子要“冷了迎风站，餓了挺肚行”，不要在困难面前低头，一个人只有經過千难万苦，才能百炼成鋼。在孩子們还小的时候，馬母就教他們知道：粮食不是容易得来的，要靠自己的双手找生活出路，不要指望占別人的便宜，不要投机取巧。她也教孩子們要“行善忌恶”，要“疼人家，积自己”。馬母对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特別同情。儿子給她买了好吃的东西，她总是舍不得吃，都給了房边邻舍的穷老太太。

馬母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却常常“出散”（施舍）东西給旁人。有一年发大水，地都涝了，粮食颗粒不收。辛庄的穷人，个个都吃不上，穿不上。有的人一天只能吃一顿飯，有的人几天吃不到粮食。馬母便把丈夫和儿子寄回来的一点錢，大部分都“出散”給穷人。貧农馬园的娘有病，又没有粮食吃，餓得眼看不行了，馬园沒法就到地主家去借粮。可是地主把粮食埋在地里，都发霉了，却不肯借給穷人。馬母听了这件事，十分痛恨地主，而同情馬园。她馬上把馬园找到自己家里，安慰了他，并将自己仅有的一斗小米給他拿去一半。她还去安慰了馬园的老娘，照顾她的病，想办法給她熬药治病。馬园娘病好了以后，領着儿子到馬母家去磕头道謝。馬母几十年来帮助了不少穷人，因而辛庄的穷人，都把馬母当做自己的母亲看待。

馬母不仅是位好善乐施的人，而且嫉恶如仇，同情被恶霸土豪欺侮的人，常常帮助他們向坏人进行斗争。人們都还记得，在很多年前，馬母曾帮助穷哥儿們进行过反对盐警的斗争。

辛庄的土地是貧瘠的盐碱土，本来就收成不多，又常鬧水灾。穷人們为了找活路，就到碱地上刮盐土，熬土盐卖錢維持生活。在夏秋季节，每天到南洼刮盐土的人，成群結队，象赶集一样，村子里充滿着硝的气味。

熬土盐是一条艰难的生路。当时，成帮的盐警駐在辛庄南五里的沙洼。他們偏偏和穷人作对。三天两头叫人們到清真寺集合，他們站在石阶上，向人們大声喊叫：“不許熬土盐，吃了土盐伤腦子！”誰都知道他們在扯謊，是想勒索穷人那点养家的微不足道的錢財。有些胆小怕事的人，就給他們

送点礼物，或送几块钱，但大多数人，他们一家老小都在等着熬盐卖钱吃饭，那里有钱送给这些贪财鬼，就不理他们。可是这些财迷心窍的盐警，都是些填不满的钱窟窿。人们不给钱或钱给少了，他们就在土盐快熬好的时候，突然闯来，打伤熬盐的人们，抢走熬好的土盐，砸破盛满盐水的缸，摔坏熬盐的锅。

起初，人们常常是敢怒而不敢言，但是日子长了，乡亲们对盐警的贪求无厌，恨之入骨，因此就时常发生反抗盐警的斗争。

在辛庄东头住着的哈老贵，十几岁就给地主白大富当长工，一直干了三十多年，老了干不动活了，白大富残忍地把他赶了出来。哈老贵孤孤单单一个人，在村东头搭了一架小窝棚住。他唯一的生路就是熬小盐。哈老贵年老多病，熬小盐也不能糊口，常常无米下锅。马母对哈老贵经常给以接济。

在抗日战争开始前，某年秋天。哈老贵一连病了几天起不来炕，出不了屋，熬不了小盐，没有饭吃。乡亲们就你送一碗粥，我给一个窝窝头，帮助哈老贵。马母常常跑来看他，并托人到淮阴买了药给他治病。几天后，哈老贵能够支撑着起炕行动了。哈老贵是个很要强的老人。他心想着：不能总依靠乡亲们照顾。一天，大清早，哈老贵拄着棍子，拿了小瓦罐和刮土板，走出小窝棚。

“老贵！你到哪儿去？快回去躺着！”马母迎面把哈老贵拦住。

“大官姑！我的病好了，得干点营生，不能老靠乡亲们照顾，大伙也挺难的。”

“天下回回是一家呀！回去躺着吧！你的吃粮我包下了。全村这么多‘多士踢儿’，还养活不了你这么一个孤老头子。”

哈老貴沒听她的話，仍旧挂着棍子，搖搖晃晃地走到洼地里刮盐土去了。

晌午，馬母在家里，刚端起飯碗，忽听村东头人声乱了起来。

“大官姑！盐警又来搶小盐砸鍋来了。”一个小伙子慌慌张张跑来給馬母送信。

“这些沒有人心的东西，真不叫穷人活了。”馬母一面罵着，一面轉身下地，急忙跑出去。一看是在哈老貴家門前，围着一大群人，离不远就听有人罵着：

“你这个臭老头子也熬小盐，想找这个便宜？！”

众人見馬母来了，都閃开一条路，讓馬母走到前面去，馬母看見三个盐警手里拿着木棒，正在屋里恶狠狠地冲哈老貴抖威风。哈老貴連連哈腰作揖，苦苦哀求着。

“小盐沒收，你老头跟我走一趟。”两个盐警揪住哈老貴往外走。

“先生，算了吧！一个有病的孤老头儿，就叫他熬点小盐掙碗飯吃吧！”馬母走出人群，为哈老貴求情。

“对！算了吧！一个穷老头能榨出什么油水来！”人群中不知是誰說了一句。

“啊！誰說的？”

沒有人搭腔，盐警們找不到說这句话的人。就问馬母，“你这老婆子是干什么的？”

“我是老百姓。我替这个苦老头儿求情，你們就放开他

吧！他是个病人。”

“不管这些个……”

哈老貴趁着三个盐警沒注意，立时躲到人群中去。

“回来！想跑，老兔崽子！”一个盐警狠狠地打了哈老貴一棒子。

哈老貴眼发黑，腿发軟，摔在地上。

“你們太不講理了，为什么欺負一个老头子？”馬母按捺不住心头忿火，大声喊了起来。

“什么不講理？”

盐警們一边罵着，一边用棒子在屋里乱打。一棒子打坏了哈老貴做飯和熬盐两用的破鉄鍋，又一棒子打坏了水缸。

“住手！大天白日这么欺負人不行！”馬母上前去拦这几个盐警。

“不行！你敢怎么的？”一个盐警說着，凶狠地把她推倒在地。

“住手！不許你們打大官姑！”

“不許你們打連城嬌子！”

“……”

人們怒吼了，馬母从地上爬起来，扶起哈老貴，理直气壮地指責盐警說：

“都是人，用不着这样过不去！和一个病老头儿耍威风，算什么本事。”

“打你个老婆子！”

一个盐警举起棒子要打馬母，可是他的棒子还未落下来，就被冲过来的两个小伙子夺了过去。

“住手！”两个小伙子气势汹汹地拦住那个盐警。

馬母和哈老貴被人們扶着走进人群。

“你們这些臭回子，敢造反嗎？”三个盐警一边辱罵着，一边举起棒子要打这两个小伙子。

“不行！不能叫他們欺負人，‘多士踢儿’們！跟他們拚命啊！”不知誰憤怒地喊了这一声。

忽刺一下子冲过来七、八个小伙子，把三个盐警按在地上，痛痛快快地打了一頓。不等这三个坏家伙爬起来，大伙儿一哄就散了。三个盐警被打的鼻青脸肿，衣服破了，帽子也丢了，三根打人的木棒也被人拿走了。

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盐警們再也不敢輕易到辛庄了。他們也长了見識，要来就是一大帮，全副武装，如临大敌。他們来了之后，对辛庄的人們踏害的更厉害了。在斗争中，有的人被抓进監獄；有的人满怀憤怒下关东，跑口外。这一熬盐的斗争，一直到日本鬼子进攻，国民党中央軍逃跑了，这伙盐警們也不知去向了，八路軍来了，斗争才終止了。

辛庄的人們就是在这样多灾多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在长期的斗争中，使得辛庄的人民紧密团結，回汉两族之間互相依靠，形成了向天灾人祸进行斗争的巨大力量。

二 向洪水搏斗

1937年7月的头几天，天气酷热，人們呆在屋子里，好

象悶在蒸籠里一樣。高粱、谷子叫毒熱的太陽晒得搭拉着腦袋。已經是一個多月不下雨了。除了洼地，別的土地都干的裂了縫。人們在發愁，忙了半年，眼看着庄稼要旱死了，明年的吃糧怎麼辦？每個窮人的心情都象壓了一座大山那樣沉重。

每天都有不少人到清真寺來向阿訇求助，希望“安拉”保佑。到了主麻日（注），人就更多了。

不到十天，就連着下起大雨。旱象解除了，人們都高興極了，說這是“真主的保護”“安拉的幫助”。可是，大雨下起來就不停了。村子周圍的洼地積滿了水，庄稼全被水淹沒。人們剛剛露出的笑容又收斂了，沉重的大山復又壓在人們的心頭。

正在人們為了水災發愁的時候，附近幾個村里傳開了一些壞消息，並說是從獻縣城裏傳出來的：

“日本鬼子向北平和天津進攻了。河北省就要變成和奉天一樣了。”

“日本鬼子到一村，燒一村，見一人，殺一人，老少不分，雞犬不留。”

“保定、石家莊、滄州、河間的中央軍都跑光了，只有二十九軍的一部分和鬼子打了几仗，也頂不住了。”

“日本鬼子快到河間城了。到了河間就要到獻縣，就要到辛莊。”

“不得了啦！天要塌了，地要陷了，一切都要完蛋了。”

注：“主麻日”是回族的禮拜日。

东辛庄人們的心头，充滿了恐惧和忧虑。这一个“霹雷”打的他們抬不起头来。他們不管雨下不下了，不管庄稼淹不淹了。他們知道眼前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大祸就要来临。

一天中午，天气晴朗，酷热。在大路上，从北向南开来了涂有国民党党徽的軍用汽車。几十輛，几百輛，滿載着軍用品、大米白面，搶来的活猪、活鷄和中央軍軍官的太太、小姐們，向南急馳。人們証实了中央軍真的不顧老百姓的死活，只顧自己逃命了。

中央軍的汽車刚过辛庄，天空上就出現了涂有“紅膏药”的日本軍用飞机。只有一架，飞得很低，几乎看見了飞机上的駕駛員。日本飞机不断地向急駛在大路上的汽車扫射和轟炸。尽管汽車上架着高射机关枪，但这些全副武装的軍官和护兵們却一个个的抱着脑袋鑽进貨物堆中，有的人把屁股露在外面，好象屁股肉厚不怕子弹似的。

日本鬼子的飞机在辛庄南边，投下两顆炸弹，人們更惊慌了。傍晚，地主們卷起鋪盖，收拾細軟，鎖上大門，帶上家小，坐着大車逃到淮鎮去了。

鬼子进攻，中央軍逃跑，人們沒有精力去想洪水成灾的事。可是老天一点也不管人間福祸，天气晴了一陣，接着大雨又下了几天。子牙河的水快平槽了，眼看着河堤就要决口，村庄要被淹沒了。

“乡亲们！老的少的們！咱們不能眼看着大堤决口啊！不能眼看着咱辛庄被洪水淹了呀！万一河堤决了口，日本鬼子不来，大水也要把我們冲得一干二淨啊！老的少的們！拿

起家伙快去堵大水呀！”馬母村东、村西奔走呼号。

“走啊！哥儿们！能干活的都到大堤上去呀！把堤保住，不讓大水冲出来呀！”馬母的二儿子本斋、三儿子进坡和村里一帮小伙子——馬維民、馬維安、李治廷、哈元庆等人——首先拿起了镐头和铁锹。其他许多青年也跟着跑出来，二、三百人的护堤大队出动了。

馬母领着本斋妻聶月华、进坡妻王英，和村里一伙青壮年妇女，也扛着锹，抬着土篮紧紧跟在男人后面。

馬本斋和馬进坡领着一群青年，站在水里修理河岸。馬母和一群妇女给他们传递土篮。晚間河水更涨高了，人們都自动地不回家吃饭。馬母和一群老太太，把晚饭和开水送到堤上。饭后，馬母和其他老人们，給年輕人拿着火把，打着灯笼，讓他們連夜加高河堤。

“大官姑，連城嬌子！你歇着吧！我們年輕人能挡住大水！”

“不！保大堤人人有分，我能干啥就干啥。”馬母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同洪水搏斗着。

“你看，大官姑六十多岁的人了，都干的那么有劲，咱們小伙子还能耍奸嗎！”

“你們看，馬家男女老少都去了，咱們还能不去嗎！”

馬母全家人的行动，感动着大家，鼓舞着大家。有些人累了想歇下来，一看馬家老少还在传土篮，就又猛干起来。夜里，有些人咽了想回村睡一觉，一看馬母还拿着火把站在那里，就立时振作起精神，干到天亮。

人們都明白，几十年来馬母是全村人們最尊敬的长者。

哥俩分家不公平，找大官姑評理；小两口打架鬧离婚，找連城嬌子給說合；有了难处找馬母，多少都能得到帮助。所以这次修堤挡水，馬母就成了众人拥护的老人，只要她不离开大堤，小伙子不用說，就是妇女和老人，也沒有一个肯走开。

在东辛庄人們的带动下，这一片五六个村子的人們，不顧日本鬼子飞机轟炸，也不怕中央軍骚扰，都上了大堤。在长达十几里的大堤上，展开了抵抗洪水的搏斗。两天两夜的时间，使河堤加高了两尺，加寬了一尺，挡住了河水，保住了村庄。

经过两天两夜的搏斗，人們取得了和洪水斗争的胜利，解除了洪水的威胁。可是人們也疲劳极了。象馬母这六十几岁的老人，那里經得起这样的熬煎，两天里虽被别人强制着休息几次，可是大堤保不住她是不能安心休息。馬母的脸色发青，眼窝深陷，后背弯弓，走路打晃。当她刚刚走下大堤，就覺得眼发黑，身发輕，脚无根，一下子坐在地上。几个小伙子上前把馬母一气背回辛庄。

“本斋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无论如何要把連城嬌子劝回家休息，要是累个好歹，你能对得起她老人家嗎？”人們都在埋怨本斋。

“大伙都劝不回来，我当儿子的有什么办法。”

無論人們怎样疲劳，总算换来了代价，河水的洪峰过去了，大堤被保住了。今年的收成有望了，人們松了一口气。馬母和青年人一样的高兴。

天灾被人們征服了，可是人祸还压在人們头上，日本鬼

乎这个“瘟疫”不知什么时候侵袭东辛庄？

三 仗义痛斥“遭殃军”

辛庄的人们，经过两昼夜保护大堤的搏斗，是多么想安静地睡上一觉，好好地吃上一顿。可是刚刚回到村里，人们还没坐稳。中央军败逃的散兵，从北向南拥了过来。

原来头两天被日本鬼子的一架飞机赶着跑的大批汽车，都是载的国民党中央军和政府机关以及军部、师部、团部等指挥机关和后勤部门的高级官员们和家眷。下级军官和士兵被赶到前线去为他们打掩护。一两天以后，当他们发现长官们扔下他们不管，只顾自己逃命了。他们也就不等这些长官下命令了，自动的来了一个向后转——“前进”（国民党中央日报当时叫“国军转进”），如同山崩一样的，从前线上溃退下来。日本鬼子只顾沿着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向南长驱直入，因而没有拿主力追赶这股崩溃的中央军。只用少许兵力，象赶鸭子一样，向他们轟一下，成千上万的所谓“国军”就望风披靡，只顾逃命了。

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的“国军”，开始以为日本鬼子用主力追他们，因而从北平、天津一带崩溃下来的时候，只顾抱头鼠窜，拼命逃跑，顾不得别的。后来当他们跑到河间一带，稍微定了定神，才发现只有少许日寇领着一一些“满洲队”在离他们几十里地以外的地方赶他们。他们这